

Colleen McCullough

恺撒的女人

[澳大利亚] 考琳·麦卡洛 著
沈 英 译

CAESAR'S WOMEN 上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CAESAR'S WOMEN

恺撒的女人

上

Colleen McCullough

[澳大利亚] 考琳·麦卡洛 ○ 著

沈 英 ○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恺撒的女人. 上 / (澳) 考琳·麦卡洛著 ; 沈英译.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8. 4
ISBN 978-7-5142-2172-5

I. ①恺… II. ①考… ②沈… III. ①历史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3256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3-8376

CAESAR'S WOMEN

©1996 by Colleen McCulloug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Times-Chines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von Books,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恺撒的女人(上)

著 者 | [澳大利亚] 考琳·麦卡洛

译 者 | 沈 英

出 版 人 | 武 赫

选题策划 | 刘训练 陈 蓂

特约编辑 | 陈 蓂

责任编辑 | 范 炜 刘淑婧

装帧设计 | 刘 明

责任印制 | 邓辉明

出版发行 |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址 www.wenhua fazhan.com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090480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规 格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3

字 数 | 282千字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 978-7-5142-2172-5

定 价 | 6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公元前68年6月至公元前66年3月 1

第二章

公元前73年3月至公元前65年7月 143

第三章

公元前65年1月至公元前63年7月 203

第四章

公元前63年1月至12月5日 306

第一章

公元前68年6月至公元前66年3月

1

“布鲁图斯，你的皮肤很糟，我要跟你谈谈，到这边来，这边亮堂一点儿。”

那个十五岁的少年似乎没听见，仍然弓着背，凝视着一张法尼乌斯作坊制造的纸，手中捏着的笔悬着，笔尖的墨水已经干了。

“过来，布鲁图斯，现在。”他的母亲平静地说道。

男孩放下了笔，他了解自己的母亲，尽管并不十分害怕母亲，但布鲁图斯也不想惹她生气。对这位女士的召唤装聋作哑，第一次可能没事儿，第二次可就不行了，尤其是他。

布鲁图斯起身走向站在窗边的赛尔维利娅。窗户的百叶大开着，提前到来的反季节热浪让罗马闷热难当。

赛尔维利娅身材不高，布鲁图斯虽然已经开始长到她所希望的身高，却也没比她高出多少，她伸手捏住布鲁图斯的下巴，注视他嘴唇周围皮肤下长出的几颗红色粉刺，然后放开下巴，又伸手过去把他散落的黑色卷发从他眉际拨开，露出额头，那里的粉刺更多。

“我多希望你能剪短发！”她边说边拽挡在布鲁图斯眼前的一缕散发，她拽得那么用力，布鲁图斯的眼泪差点冒出来。

“妈妈，智者可不会梳短发。”他抗议道。

“短发实用，不会挡你的脸，也不会让你皮肤发炎。哦，布鲁图斯，你是老天派来考验我的吗！”

“如果你想要一个梳着平头的勇士儿子，妈妈，你应该和西拉努斯生更多的儿子，而不是只生女儿。”

“一个儿子养得起，两个儿子就要分家产。而且，如果我和西拉努斯生了一个儿子，你就不可能既是你父亲的继承人，同时还是他的继承人。”赛尔维利娅大步走到布鲁图斯刚才工作的桌前，不耐烦地用手指拨弄着上面的各种书卷。“看看这乱七八糟的！难怪你肩膀圆乎乎，还驼背。去找卡西乌斯，还有学校中的其他男孩儿，和他们一起去战神原野。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妄想将修昔底德浓缩在一张纸上。”

布鲁图斯傲慢地反驳，“我恰巧正在写罗马最好的摘要”。

赛尔维利娅嘲讽地看着儿子，“修昔底德字斟句酌，还是用了许多本书才讲述完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毁掉他优美的希腊语，弄一个赤裸裸的大纲让懒惰的罗马人剽窃，然后就自以为了解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部，还为此沾沾自喜地庆祝，这有什么好处”？

布鲁图斯不甘示弱，“如果没有概要，文献就会变得过于宽泛，任何人都无法掌握”。

“你的皮肤越来越糟糕。”赛尔维利娅说道，重返她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这样。”

“在我为你制定的计划里可不包括这个。”

他突然发起火来，大声嚷道：“那么就让诸神保佑你为我制定的计划以外的任何人与任何事！”

赛尔维利娅的回答是：“穿好衣服，我们要外出。”然后离开了房间。

布鲁图斯走进继父西拉努斯大宅子的中庭，穿着男孩专用的紫边托迦，因为他要直到十二月尤文塔斯^①庆典才算正式成年。母亲已经等在

① 尤文塔斯（Juventas），罗马年轻人的女神，12月19日是她的节日。——译者注

那里，挑剔地打量着走过来的布鲁图斯。

唉，看看他圆肩驼背的样子。过去的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男孩啊！去年一月的时候她还委托全意大利最好的肖像雕塑师安特诺尔为他做一个半身像。但青春期末势汹汹地如期而至，即使在她作为妈妈的偏爱眼光中，他儿时的美丽也日渐消退。他的眼睛依然又大又黑，雾蒙蒙的，还有可爱的厚眼皮；可是鼻子却没能长成她所渴望的、威风的罗马式，而是随了她，固执的短鼻梁、圆鼻头。他曾经光滑无瑕的橄榄色精致皮肤现在成了她的噩梦。要是他成为那些非常不幸的人之一，长出令人生厌的脓疱，然后留疤，可怎么办啊？十五岁来得太快！十五岁意味着漫长的感染期。粉刺，多么恶心而俗气！好吧，明天开始，她要去寻医问药，不管他喜欢与否；他要每天去战神原野进行适当的锻炼，接受军事技能的培训，当他年满十七岁加入罗马军团时，他会需要这些的。布鲁图斯当然不会以一名普通服役士兵的身份加入军团。他将是初级军官，某位执政官私人随从中的一员。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会确保这位执政官问起他的名字。

仆人领着他们走入狭窄的街道，赛尔维利娅步履轻快地转向罗马广场方向，她的儿子忙不迭地紧随其后。

“我们要去哪儿？”他仍然气呼呼的，因为母亲把他从给修昔底德编撰摘要的伟大事业中拽了出来。

“去奥瑞利娅家。”

如果布鲁图斯没有在脑海里苦苦纠结于怎样将无数信息整理成一个句子，如果今天的天气更好些，他可能会欢欣雀跃；但现在的他呻吟着说，“哦，今天不要去贫民窟。”

“今天要去。”

“那么远的路，那么让人郁闷的地方！”

“那个地方可能让人郁闷，我的儿子，但那位女士可是绝对地交游广阔。所有人都会在那儿。”她顿了一下，眼睛意有所指地瞥了一下，“所

有人，布鲁图斯，所有人。”

布鲁图斯无言以对。

在两个仆人的引领下，赛尔维利娅轻松地行走着，踢踢踏踏地步入罗马广场的喧嚣嘈杂中。人们喜欢聚在一起，倾听、观察、闲逛，与大人物们擦肩而过。元老院和大会今天没有开会，法院也休短假，但还是会有一些大人物们出来转转，他们的扈从将一捆用红色牛皮捆绑的棍子举过肩膀，宣示着至高统帅权，棍子在人群中起伏，让大人物们一下子就能被认出来。

当赛尔维利娅走上广场那一边的奥比乌斯坡道，布鲁图斯汗出如浆，气喘吁吁，“这太愚蠢了，妈妈！你能不能慢点？”

“如果你平时多点儿锻炼，现在就不用抱怨了。”赛尔维利娅不以为然。

苏布拉区高高的分租公寓楼密密压压，挡住了阳光。令人作呕的恶臭和腐烂的味道冲进布鲁图斯的鼻子。斑驳的墙上渗出黏液，排水沟把黑乎乎、黏糊糊的细流引入格栅中。那些黑漆漆的小洞穴是商店，门前有无数人来回经过，但这些阴暗的遮阳物至少让他凉快了一些。然而，对于罗马的这一面，年轻的布鲁图斯宁可不要，尽管“所有人都会在那儿”。

他们终于来到一扇非常像样、饱经风霜的橡木门外，雕工精细的镶板、擦得闪亮的铜门环，门环的形状是一个张着大口的狮头。赛尔维利娅的一个仆人用力叩响门环，门立刻打开了，一个肥胖的老希腊被释奴走了出来，向他们深深鞠着躬，领他们走进门来。

当然，这是女人们的聚会，如果布鲁图斯穿上简朴的成人托迦，进入男人的行列，他就不能再陪伴母亲参加这样的聚会了。这个念头让布鲁图斯心神不宁，在十二月的成人礼后，他一定要继续与日思夜想的心上人相见，一定要请求母亲满足这个愿望！不过，布鲁图斯保持不动声色，当热闹的聚会开始时，他立刻离开赛尔维利娅的裙边，在这个充满

尖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安静角落，偷溜过去，尽力将自己融入朴实无华的装饰风格中。

“你好，布鲁图斯。”一个明快而磁性的声音说道。

他转过头，向下看，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你好，尤利娅。”

“到这儿来，和我坐在一块儿。”这家主人的女儿命令道，领着他走向角落里的一对儿小椅子。她坐了下来，优雅自若，如同一只天鹅，而他笨拙地窝在了另一张椅子上。

布鲁图斯感到目眩神迷，心中充满诧异，仅仅八岁的尤利娅怎么能已经如此美丽？因为赛尔维利娅是尤利娅祖母的好友，所以布鲁图斯非常了解她。如冰似雪的美丽，尖尖的下巴，弯弯的颧骨，像草莓一样可口的淡粉色嘴唇，一双大大的蓝眼睛，用温柔的活力注视着一切。如果布鲁图斯曾经沉浸于爱情诗歌的话，那也是因为她，因为已恋慕经年的她！直到最近，他才真正明白，那就是爱。当尤利娅凝视着他，甜美地微笑时，那种顿悟像晴天霹雳一样，一切都豁然明朗了。

布鲁图斯当天晚上就找到母亲说，等尤利娅长大后，他希望能把她娶回家。

赛尔维利娅震惊地盯着他，“我亲爱的布鲁图斯，她还只是个孩子，你要等上九年，甚至十年。”

“可是，如果等她长到可以嫁人的年纪，肯定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他回答道，内心的痛苦表露无遗，“求你了，妈妈，她父亲一回家，你就去请求他把女儿许配给我。”

“你很可能会改变主意。”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她的嫁妆少得可怜。”

“可是，你想要我未来妻子带来的，不就是她那种出身么。”

“确实如此。”赛尔维利娅本可能变得严厉的目光落在儿子的脸上，

有一点点心动。她认可布鲁图斯的论点，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地掂量一会儿，然后点了头。“好吧，布鲁图斯，等她的父亲下次回罗马，我就去提亲。你不需要一个富有的新娘，可是她的出身一定要与你般配，这至关重要，尤利娅是理想人选。尤其是这个尤利娅，父母双方都是贵族。”

于是他们就等着尤利娅的父亲卸下财务官职务，从远西班牙回来。财务官是所有重要行政官职中最低的一个。但赛尔维利娅相信，尤利娅的父亲作为财务官表现得极为出色。然而，奇怪的是，即便罗马真正的贵族圈子那么小，位列其中的赛尔维利娅和尤利娅的父亲居然从未谋面。不过，女人们传言说，他是贵族中的圈外人，十分繁忙，顾不上像他的同伴们一样，无论何时，只要身在罗马，就会费尽心思经营人脉。尽管赛尔维利娅对提亲之事胸有成竹，可如果他们之前已经认识，事情还是会更容易些。当然，即使在一个尤利娅的眼中，布鲁图斯也是非常称心如意的夫婿人选了。

奥瑞利娅家的客厅无法与帕拉丁山的中庭相比，不过足以轻松地容纳下十多位到来的女客。从打开的百叶窗望出去，是一个算得上可爱的花园。这多亏了住在另一间公寓一楼的盖乌斯·马提乌斯，他找到了可以在遮阴处开放的玫瑰品种，摆弄葡萄藤爬满十二层楼的花格墙与阳台，把方形的灌木修剪成完美的球状，巧妙地利用重力让水注入一个风格简单的大理石水池，并从一条双尾海豚吓人的嘴里喷出来。

客厅的墙涂成了红色的格调，维护得很好。廉价水磨石的地面被擦得锃亮，闪现出诱人的粉红色光泽。天花虽然没有奢侈的镀金，但上面的绘画模仿出云朵柔松的正午天空。坐在那里观察着女客们，尤其留意着尤利娅的布鲁图斯心想，这不是一位大人物的住所，然而，对于一个元老院的初级元老来说，足够了。

这里的女主人奥瑞利娅是母亲的闺中密友，曾向赛尔维利娅推荐了布鲁图斯去读书的学校。虽然她已经五十五岁，却仍是罗马最美的人之一，她的身材纤细雅致，特别适合安然不动的姿态，因为当她步履匆匆时，

人们可能注意不到这点。冰棕色的秀发中没有一丝白发的痕迹。尽管如此，与奥瑞利娅一起坐在躺椅上的赛尔维利娅仍然成功地展示出自己的优势。

布鲁图斯的思维跳到了学校上，对喜欢漫游的头脑而言，这种开小差是再正常不过的。赛尔维利娅原本不希望布鲁图斯去学校，担心她的小男孩接触到低等人家的孩子，还担心他勤奋好学的性格被嘲笑。在家中跟随自己的家庭教师学习更有益于布鲁图斯的成长。但在那时，布鲁图斯的继父西拉努斯坚持认为他的独子需要学校中的激励与竞争，用他的话说，需要“一些健康的活动和普通的玩伴”。西拉努斯并不嫉妒布鲁图斯在赛尔维利娅心中的首要地位，他更关心的是当布鲁图斯长大成人时，至少学会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奥瑞利娅推荐的学校当然高级，可开办学校的老师们有着令人恼火的独立思想，他们接收一些聪明的男孩，虽然这些男孩的家庭背景不如一个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高贵，甚至还招收了两三个聪慧的女孩。

有赛尔维利娅这样的母亲，布鲁图斯不可避免地憎恶学校，尽管盖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这位赛尔维利娅最认可的学伴，来自几乎和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一样高贵的家庭。然而，布鲁图斯之所以容忍卡西乌斯，只是为了取悦母亲。卡西乌斯吵闹强横，痴迷于战争、冲突和伟大冒险，布鲁图斯跟这样的男孩子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好在他很快成为老师们的宠儿，这让布鲁图斯能够忍受学校的可怕考验以及像卡西乌斯那样的学伴。

不幸的是，布鲁图斯最渴望称之为朋友的人是他的舅舅加图；但赛尔维利娅对布鲁图斯与她唾弃的同母异父弟弟建立任何亲密关系都深恶痛绝。她不厌其烦地提醒自己的儿子，加图是一个图斯库卢姆农民与一个凯尔特伊比利亚奴隶的后代，而布鲁图斯身上凝结着高贵古老的血统，一支来自卢基乌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共和国的奠基者，他推翻了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任国王塔尔奎尼乌斯·苏帕尔布斯；另一支来自盖

乌斯·赛尔维利乌斯·阿拉哈，他杀死了新共和国时期想自立为王的迈利乌斯。因此，源于母族血统也变成一个赛尔维利乌斯的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决不能和加图那样的暴发户垃圾扯上什么关系。

布鲁图斯曾有一次抗议道，“可是，你的母亲嫁给了加图舅舅的父亲，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波尔基娅姨妈和加图舅舅！”

“因此她永久被钉在耻辱柱上，”赛尔维利娅咆哮道，“我不承认那桩婚姻以及那桩婚姻的产物，而我的儿子，你也不许承认。”

讨论到此结束，一起结束的还有布鲁图斯的希望，他能见到加图舅舅的次数不会超过为了维持氏族体面所能允许的次数。加图舅舅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一个真正的斯多葛，迷恋罗马旧式的清规戒律，厌恶喧嚣与炫耀，凌厉地批判庞培之流显赫权贵的矫揉造作。伟大的庞培，是另一个悲剧地没有正确祖先的暴发户。庞培杀害了布鲁图斯的父亲，使赛尔维利娅成为寡妇，让病秧子西拉努斯这样无足轻重的人爬上了她的床，生下了两个笨蛋女儿，布鲁图斯勉为其难地称她们为妹妹。

“你在想什么，布鲁图斯？”尤利娅微笑着问道。

他含糊糊地回答说：“哦，没什么。”

“别敷衍我，我要听真话。”

“我在想加图舅舅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她的宽眉皱了起来。“加图舅舅？”

“你应该不认识他，因为他还没到进入养老院的年龄。事实上，他与我的年龄差，和他与我妈妈的年龄差几乎一样。”

“他就是不允许保民官拆掉波尔基娅巴西利卡中那根碍事的柱子的人？”

布鲁图斯十分骄傲：“那就是我的加图舅舅！”

尤利娅耸了耸肩。“我父亲说他很愚蠢。如果柱子被拆除了，保民官们的总部就会舒服多了。”

“加图舅舅做得对。他的曾祖，监察官加图在建造罗马第一个会堂

时竖起了那根柱子。根据祖训，它属于那里。监察官加图之所以允许保民官使用他的建筑物是因为他理解保民官的困境。保民官是仅由平民大会选举的高级行政官，不代表全体人民，因此他们不能以神庙作为总部。他只是给了他们部分使用权，而不是整个建筑物。当时他们是感恩的。现在他们却想改动监察官加图出钱修建的建筑。加图舅舅不会容忍有人损毁曾祖的纪念碑和名声。”

尤利娅本质上是个和事佬，不喜争辩，所以她又笑了一下，把手放在布鲁图斯的手臂上，亲热地捏了捏，心里想，布鲁图斯真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如此一本正经、妄自尊大。然而他们相识已久，虽然她并不十分清楚为什么，却总为他感到非常遗憾。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那么，那么阴险的人？

“好吧，那发生在我的姑妈尤利娅和我妈妈去世之前。所以我敢说，现在没人再会拆掉那根柱子了。”

“你父亲要回家了。”布鲁图斯说道，他转而考虑起自己的婚事。

“随时，”尤利娅快乐地扭动着，“我真想他呀。”

“他们说你父亲在意大利高卢帕都斯河那边弄出了很多麻烦。”布鲁图斯无意之间复述了那群围绕着奥瑞利娅和赛尔维利娅的女人们正在热烈讨论的话题。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奥瑞利娅在发问，直直的黑色眉毛拧在一起，那对著名的紫色眼睛中燃烧着怒火。“真的，罗马和罗马贵族们有时让我恶心！他们为什么唯独和我儿子过不去，散布有关他的政治谣言？”

“因为他太高大、太英俊、在女人堆儿里太游刃有余，而且到目前为止，太自命不凡，”说话的是西塞罗的妻子特伦提娅，她口无遮拦，还嫁给了一位著名的语言大师和演说家，“此外，他还有一张利嘴和一支刀笔呢。”

奥瑞利娅声色俱厉地说，“那些特质都是天生的，不能因此就饱受造谣中伤。我可以指名道姓地点出一些诽谤者。”

“你指的是卢库卢斯？”庞培的妻子问道。

“不是他，至少不能因此而指责他，”特伦提娅说，“我猜，提格拉尼斯国王和亚美尼亚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除非他的骑士在行省无法足额征税，否则他不关心罗马的任何事务。”

“你指的是比布路斯，他现在回到了罗马。”一位端坐在最好的椅子上的庄重人物开口说道。在一片色彩缤纷中，唯独她从头到脚穿着白色，遮盖得如此严实，隐藏了她可能会有女性魅力。她高贵的头颅上戴着用新羊毛卷成的头冠，当她转过来，直视坐在躺椅上的两位女士时，头上的薄纱飘动。这是佩尔彭尼亚，首席维斯塔贞女。她压制住笑意，轻蔑地说，“哦，可怜的比布路斯！他永远藏不住那赤裸裸的恨意。”

特伦提娅接过话来，“奥瑞利娅，这又回到了我之前说过的话，如果你高大英俊的儿子与像比布路斯那样的小个子为敌，遭受蜚短流长，那也只能怨自己。最蠢的事情莫过于在比布路斯的同龄人面前给他起了个跳蚤的外号，让他出尽洋相。比布路斯当然视你儿子为死敌。”

“多么可笑的废话！那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他们都还小。”奥瑞利娅说道。

“得了吧，你难道不清楚个头矮的人对诋毁他们身材有多么敏感？”特伦提娅不依不饶，“你来自一个古老的政治氏族，奥瑞利娅。政治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的政治形象。而你的儿子损害了比布路斯的政治形象。人们直到现在还管他叫‘跳蚤’。他永远不会宽恕或遗忘的。”

赛尔维利娅紧接着辛辣地指出，“更不用说比布路斯还有像加图那样热衷于诽谤的听众”。

“比布路斯到底说了什么？”奥瑞利娅问道，双唇抿得紧紧的。

特伦提娅给出了答案，“与直接从西班牙返回罗马相比，你儿子更愿意留在意大利高卢，在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当中煽动一场起义。”

“那绝对是胡说八道。”赛尔维利娅说道。

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女士，那为什么是胡说八道呢？”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直到尤利娅从角落里冲出，飞奔着扑向这位新进来的人。“爸爸，哦，爸爸！”

恺撒把她举起，亲吻她的嘴唇和面颊，拥抱她，轻柔地抚摸她的头发，“我的小姑娘怎么样啊？”他问道，露出只会对女儿展现的笑容。

但除了“哦，爸爸”，尤利娅什么都说不出，她将头埋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为什么是胡说八道呢？”恺撒再一次问道，将女儿舒服地放在右边的臂弯中。他直接看着赛尔维利娅的双眼，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是个女人，可这不重要，他面对她的笑容甚至有些真诚。

“恺撒，这位是赛尔维利娅，德基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的妻子，”奥瑞利娅介绍道，显然并未因为儿子没有抽空问候自己而感到不快。

他听到这个名字，点点头，又问了一遍：“为什么呢？”

赛尔维利娅保持声音冷静平缓，像珠宝商人称金子一样掂量着措辞。“这样的谣言完全没有逻辑。你为什么要费事在意大利高卢鼓动起义呢？如果你走进那些没有公民权的人中间，并承诺将代表他们，为他们争取，这对任何一位立志成为执政官的罗马贵族都是恰当的行为。你只是在招募食客，对于一个攀登在政治阶梯上的人，这是正当的，而且是值得称道的。我曾经嫁给一个真的在意大利高卢酝酿过起义的人，所以我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绝望的选择。勒皮杜斯和我的丈夫布鲁图斯认定无法继续生活在苏拉统治下的罗马，他们的事业已经支离破碎，而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鼓动一场起义，你又能得到什么呢？”

“非常正确。”他说道，而在此之前，赛尔维利娅觉得恺撒的眼睛有点冷，直到此时，他眼中浮现出一丝狡黠。

“当然正确，”她回答说，“至少据我所知，你今时今日的事业说明，如果你确实周游意大利高卢，和非公民谈话，你也不过是在招募食客。”

他的头向后仰去，大笑起来，非常迷人。赛尔维利娅心想，恺撒非常清楚自己看起来魅力四射，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会首先算计一下对观众

的影响，那是他的一种本能，尽管他丝毫不会表现出自己在算计。恺撒承认，“我确实在招募食客”。

“这就是了，没人能因此责备你，恺撒。”赛尔维利娅牵动她讳莫如深的左嘴角，笑了一下。之后她又以最居高临下的语调一本正经地补充说：“无须担心，我保证这件事的真实版本会流传出去。”

她用力过猛了。恺撒不打算接受一个赛尔维利娅的庇护，无论她是不是贵族；他的目光轻蔑地拂了她一下，然后落在女人堆中的穆基娅·特尔提娅身上，她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恺撒把尤利娅放下，走去过热情地握住穆基娅·特尔提娅的双手。

恺撒问候道，“你好吗？庞培夫人”。

特尔提娅看上去有点发懵，嘟囔了些没人能听得清的话。恺撒很快走向科尔涅利娅·苏拉，她是苏拉的女儿，也是恺撒的大表姐。他一个个问候着，走过人群，除了赛尔维利娅，这些人他都认识。而赛尔维利娅在平息了恺撒的尖刻所带来的震惊之后，极为钦佩地看着恺撒周旋在众人之中，甚至佩尔彭尼亚也折服于他的魅力，至于特伦提娅，那个厉害的女人，确切无疑地在傻笑。最后只剩下他的母亲，恺撒来到她面前。

“妈妈，你气色不错。”

“我很好，你看起来康复了。”她用枯燥乏味而低沉的声音说道。

赛尔维利娅认为这句评论多少让恺撒有点受伤，她感到惊讶。啊哈，暗流涌动啊！

“我已经完全康复了，”他镇静地说，挨着母亲，坐在了躺椅上，不过，坐在离赛尔维利娅较远的一边，接着问道，“举行这个聚会有什么因由吗？”

“这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每八天在一个人的家中聚会。今天轮到我做东。”

恺撒站了起来，以旅途劳顿为由准备告辞，尽管在赛尔维利娅看来，她从未见过更干净整洁的旅行者。就在他离开房间之前，尤利娅手牵着

布鲁图斯来到他面前。

“爸爸，这是我的朋友，马尔库斯·朱尼乌斯·布鲁图斯。”

恺撒的笑容与问候十分真诚，布鲁图斯显然被打动了。赛尔维利娅偷偷想着，毫无疑问，他一定会被打动。“你的儿子？”恺撒越过布鲁图斯的肩膀问道。

“是的。”

“你和西拉努斯有儿子吗？”

“没有，只有两个女儿。”

恺撒扬起一条眉毛，笑了笑，离开了。

不知怎么的，剩下的聚会虽然不算很难熬，却似乎变得索然无味，在晚餐时间前就结束了。赛尔维利娅有意最后一个离开。

在门口时，她告诉奥瑞利娅，“有一件事，我想和恺撒讨论一下。”布鲁图斯正在她身后傻乎乎地向尤利娅暗送秋波。“我不方便和恺撒的食客一起来，所以我想你能否安排我私下见他，尽快。”

“没问题，”奥瑞利娅说道，“我会转告他。”

奥瑞利娅没有试图探听，甚至没有表现出好奇。这可真是一位独善其身的人，赛尔维利娅有些感激地想着，然后告辞了。

* * *

离家十五个月，归家的感觉好吗？对恺撒来说，这不是第一次离家，也不是离家最久的一次，但与以往不同，这次是公务出行。总督安提斯提乌斯·维图斯去远西班牙时没有带副将，于是恺撒变成行省中第二重要的罗马人，立法会议、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事事都要操心。他以惯常的迅捷步调，独自在远西班牙境内来回奔波，根本没空跟其他罗马人交际，所以毫不奇怪，那里唯一让恺撒心存好感的人并非罗马人；而总督安提斯提乌斯·维图斯对自己的二号人物提不起劲儿来也很正常，虽